赵孟頫
逝世700周年

上图：《水村图》

# 赵孟頫与江南文化

究其一生，实可谓生于江南、死于江南，中间出离的日子，便只剩下梦回江南。

撰稿 | 喻　军

元代的绘画生态，不同于唐、五代和两宋。后者为宫廷画院的成型和成熟阶段，尤其北宋，将宫廷画院的发展水平推向历史的巅峰。而前者基本废除了画院建制，甚而取消了读书人赖以改变命运的科举取仕制度。使得知识阶层的地位一落千丈，甚至还要为生计疲于奔命。黄公望、吴镇曾行走江湖，靠给人算命占卜为生。倪瓒为逃避衙吏的勒索，由富返贫，浪迹太湖三泖20余年。王蒙心系仕途，好不容易谋得一官半职，却受胡惟庸一案牵连死于狱中。际世不辰的“元四家”，基本都沦为社会的底层。

赵孟頫是个例外。作为赵宋皇族血脉，他年纪轻轻即以才艺出众饮誉江南，地位也不同于蓬门子弟。在元廷的人才选拔机制中，前朝皇族这块金字招牌，自有其特殊的价值。然，本文的出发点，不在于对赵孟頫的取向作出评判，而在于关注他的艺术人生和江南文化的内在渊源。

当时的元廷，虽说废除了科举，但对江南才士的搜访十分看重。赵孟頫各方面条件皆居人中凤麟，自然列入首选。仕元后，他33岁赴大都，元世祖忽必烈“使坐于右丞叶公之上”。后赵孟頫留京，办差行事，甚合世祖之意，遂以“参决庶政，以分朕忧”的名义，对赵孟頫委以重任，并下旨准许“公（赵孟頫）出入宫无间”。赵孟頫头脑还算清醒，知道在门户角立的朝廷，备极荣宠便会招人嫉恨。于是，他自请外放，被任命为集贤直学士、济南路总管府事，四年下来，颇有清誉。元世祖驾崩后，元成宗召赵孟頫回京，没过多久，赵即称病，携妻管道升退居老家吴兴。许是江南风水的滋润，他在家乡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书画，还与一些文人学士相往来。有一次，赵孟頫见山东籍好友周密思乡心切，便以济南所见画了幅垂世名作《鹊华秋色图》相赠。

回乡两年后，赵孟頫力辞太原路汾州知州的任命，继续在吴兴过着整理国故、吟诗作画的生活。但作为官身，老这么闲着也不是个事儿，不知是否属于一种折中，1299年8月，赵孟頫愉快地接受了“江浙等处儒学提举”这一新职，等于是在家门口为官，岂不快哉？所以他一干就是10年，成为生命中与故土深度融合的重要阶段。一些影响深远的理论主张如书画同源说、画贵古意说、师法自然说也大多形成于这一时期。

需要重点提及的是，有元一代书画家无论师法董、巨还是李、郭，皆视赵孟頫为“托古改制”的宗师。“元四家”更直接或间接地受益于赵孟頫的教诲。比如黄公望即赵孟頫的弟子，他曾在跋语中写道：“当年亲见公挥洒，松雪斋中小学生。”王蒙系赵孟頫外孙，打小熏渍陶染，自不待说。倪瓒谓赵孟頫“殆似晋